



□ 12
3073
7



門 口 12
3073
卷 7

春秋列傳卷七

錫山錢 晉以德校閱

閔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楚

關邑

楚大夫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為氏武王

二十五年東侵隨使遠章來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
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固諫乃止
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復言於王遂伐隨隨師敗績
隨侯逸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武
王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四十二年王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

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於蒲騷之
殺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固謂君
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
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駟亂
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武王曰狐之
罪也皆免之

國子文

伯比子初若敖娶於郟生伯比若敖卒從母畜

於邲通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虎乳之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
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
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
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
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
城賴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

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樂
故遂相之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
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
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
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
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
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
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
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

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廉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為令尹越椒與焉賈

諧鬬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焉賈復殺之遂處于蔡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為質弗受戰于臯澣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獲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王遂評宋平語具
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
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
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
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址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

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
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
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
傳鄭姚句其自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
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
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徇于軍為復戰之備乃逸楚
囚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則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為賈字伯羸羊姓蚡冒之後遠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子玉將圍宋使子

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中息之址門不啟楚人

謀徒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粟同食次于句蒞使廬戢黎
侵庸及方城庸不設備莊王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
隊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
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
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棊林以伐鄭為賈救
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

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賈與子越譖子揚
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
氏之族圍賈於轅陽而殺之

孫叔敖為賈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為賈見孫叔
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
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
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
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
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虞丘子

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
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叔
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
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
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
以霸其始為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
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人
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

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
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
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
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曰吾聞君子
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
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
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

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

之從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

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
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
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
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
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莊敬
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
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
退自退則敬否則報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
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

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
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
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慶也
曰討有罪矣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
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犁子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為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

至于城麋鄭皇頡戾之出與楚師戰敗為穿封戍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為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春秋列傳卷七
十二
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
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邲敖四年公
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
之使行人請墾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
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
侯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不可圖知其有備垂囊而

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太
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
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忘太宰使
與公子黑肱城犍櫟及邲圍遂弑邲敖自立是為靈王
使殺伯州犂于邲云

沈 莊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
尹戍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
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戍曰吾聞撫民者

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為令
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
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
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

禮不僭不貪不懦不嗜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
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平王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
無備邑能無亡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
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此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馮將師謀譖卻

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
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成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
廐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成也惑
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
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荏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
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馮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

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
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
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
無極與馮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
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戍謂
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
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

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戍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滋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王孫圉

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

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文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庸于楚國有蘘曰雲夢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

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
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
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
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
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白公于張楚大夫靈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人
甚患之於是白公子張驟諫於王王惡其直也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
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國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

聞之矣寧聞他言既而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董之子
張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
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
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
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
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
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廖若跣不視地厥足
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

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

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整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已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王不能用遂趨而邊歸杜門不出七月王次于乾谿以伐徐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而立之師潰而歸王遂縊於芊尹申亥氏

國語楚大夫嘗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

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

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闕楚大夫成然之子楚滅鄭以辛為鄭大夫故號曰
鄭公辛成然之為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殺之而復用
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鄭辛之弟懷謀將弑王
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
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
舉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
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
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

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
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
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
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
人皆懼吳之強以為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宮辛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
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卒
如其言

春秋左傳卷十七
伍舉者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為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

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邲四年令尹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圍既立是為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

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戍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徃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陽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

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賴於鄢

遂啓疆

遂與靈王同姓

為同

靈王即位殺伯州犂使啓疆為太

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

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求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耻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
舌盱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內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湏受命而使矣箕
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盱五卿八大夫
輔韓湏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
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
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
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
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
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
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

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驥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

懼而反之

申無宇任楚為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

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士之
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
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
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
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
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
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

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
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
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
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
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
羹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
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

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
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
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
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無字子曰
申亥靈王乾谿之難王公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
女殉而葬之

然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

子革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
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
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執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執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執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執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

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
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
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
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懲舉
淹滯禮新叔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
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于革
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

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伍年
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
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
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
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
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
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訪上之使佐
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
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
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
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
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臬來告將服于晉
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
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
事所以從先君於稱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封
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奮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
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臬猶在楚石臬言於子囊曰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

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
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
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
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倣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
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遂子馮

孫叔敖子康王二年子馮為司馬及公子午卒

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
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
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為令尹子
馮相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

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

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

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十二年代蘧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

木遽以右帥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
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
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
鳩子馮之子遠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
遠掩書上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
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

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子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何也將伐舒鳩薦子馮請退師以湏
其叛今叛而獲之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十四年與晉
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
能宋人蕪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
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
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
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
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明年子木卒趙孟

喪之如同盟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句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已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具子西傳昭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弑王僚而自立於是掩餘

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亦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響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言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信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子常沈尹戌以告子常遂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

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爲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吾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
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請伐楚
初伍奢之子負為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卻宛作氏
之族皆出伯州犂之孫嚭奔吳吳以為太宰復為楚讎
以故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
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令尹曰子汧漢
而與之上下遮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
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後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

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
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
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
闔廬曰楚无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
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
鄭吳人五戰及郢昭王出奔雲中遂奔隨

高子字子高尹戍子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於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疆忍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葉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又為戮於楚其心又狃而不絜若其狃也不忘舊怨

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殺貪而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

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
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
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
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
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
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
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甲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
夫惟無疾肯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
關籬藩籬而遠備閉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

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
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千子皙之族而
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其具
水郟歆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
圍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皆子
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
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
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
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

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問為王子問不可遂劫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完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胃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無二事今尹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司馬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

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

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
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
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
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
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
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
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
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
年莫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
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
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
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

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脾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白藍尹疊涉其孥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

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倒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

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
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
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子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
攻大冥王卒于城父于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
章立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
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是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
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言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
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
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邠余翼而長
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
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
西子期于朝

春秋列傳卷之七終

